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萨朗波

[法] 福楼拜 / 著 郑永慧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萨朗波

[法] 福楼拜 / 著 郑永慧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朗波/[法]福楼拜(Flaubert, G.)著;
郑永慧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Salammbô

ISBN 978-7-5366-8149-1

I. 萨… II. ①福…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8414号

萨朗波

SA LANG BO

[法]福楼拜著

郑永慧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谢仲伟

封面设计: 余静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80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英文版导读

除了福楼拜，几乎无人能创作出《萨朗波》这样的作品。小说的人物、艺术性，至少乍看上去，与福楼拜其他的作品很不一样。因此，在法国文学中，极少有像《萨朗波》这样的作品出现。理解这部作品最好的方法是从作品本身入手，他想尝试的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创作。当福楼拜下定决心真的这样做时，他面临的则是众多不利的批评（就如一再搁笔的《圣安东的诱惑》所面临的尴尬一样），但他一直坚持下去。《萨朗波》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创作理念，实现了他的所思所想。

了解一下福楼拜的生平以及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有助于我们理解作者试图表达的内涵以及他的创作缘起。

1849年11月，福楼拜停下《圣安东的诱惑》的初稿后不久，与他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康踏上了中东之旅。在1851年2月途经意大利返乡前，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埃及、塞尔维亚、耶路撒冷、土耳其和希腊。当时的信件和一些资料表明，这次旅行令福楼拜激动万分。当地的人们、风景、城市，每一处都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回国后的接下来几年，他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包法利夫人》的创作，这部作品获得了极大成功，却因“道德败坏”罪受到了当局的指控。这场官司以他胜诉而告终，从而使其免受处分。1857年，他已开始下一部作品的构思，欲创作一部关于迦太基的小说。

起初，他将其称为《迦太基》。据说为了准备作品，他阅读了上百部书籍。几个月后，他决定以一位女主人公作为叙述的重点和小说的题目。最终，他开始动笔写作《萨朗波》。接下来

的时间，他一直致力于这部作品的写作。1858年4月，他觉得有必要返回北非一趟。一方面是去那里做一番有关地形学的考察；另一方面，他想让自己重新融入那里的环境——之前去埃及和黎凡特的那段经历，已深深地影响了他。

据说，他先来到了菲利普维尔(阿尔及利亚东)，然后来到突尼斯，参观了康斯坦丁(北非最具故事性的景点)和勒凯夫(古时被称做西卡)。由于某种原因，他只去了四次迦太基城堡，但是，也许他更大的收获是在突尼斯结交的一些考古学家朋友，其中有著名的皮埃尔·布赫盖德。

这次为期六个星期的旅行为他带来了崭新的素材和图景。返回法国后，他倍觉之前写成的那部分毫无价值，于是将其全部丢弃，推倒重来。他以惯有的热情投入到这部作品的创作中。1861年5月，他觉得差不多了，便将已完成的章节拿给龚古尔兄弟。虽然他们的札记透露了对这部作品风格的失望，却并未阻止福楼拜发表它。

1862年11月24日，曾出版过《包法利夫人》的列维出版了《萨朗波》。福楼拜要求三十万法郎的报酬，但只得到一万。同年，维克多·雨果却因为《悲惨世界》获得了三十万法郎的稿酬，因为后者的作品篇幅更长，名气也更大。

《萨朗波》受到了评论家的批评，尤其是圣伯夫，却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作品所包含的强烈的戏剧性故事，很快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有人建议将这部作品改编成歌剧，而且这个建议被认真地考虑采纳了。福楼拜还亲自写了不同的剧本，因为公众们期待的是一部精品(威尔第的《阿依达》1871年上演，很显然人们会将它与《萨朗波》进行比较)。然而，当这部作品的歌剧版终于上演时，福楼拜已经过世，原来的故事版本也已经模糊不清了。现今，最好的演绎应该是将其改编成大制作的影片或者历史类电视剧。现代的摄影技术，既可以保持对文本的忠实性，又可保留福楼拜所坚持的画面上的模糊性。很难想象，小说中那些极具影像效果的描写性场面，竟然出自这位生活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家的笔端之下，而那时，电影还未发明呢。无论

从哪方面讲，无论它是否具有视觉震撼效果，《萨朗波》这部作品一直都被人们所忽视，然而它确实是一部经典佳作。

福楼拜公开用文字回复了其中两位批评家对他的批评，他进一步解释了写作初衷，以及在创作中自己是如何实现这些想法的。很明显，这是受了佛瑞纳的刺激。佛瑞纳与福楼拜有私怨，是位受人尊敬的德国考古学家，居住在巴黎。当时，那里的环境氛围还远不够开明，他发表了一篇观点陈旧、内容详细、极有力度的评论，认为福楼拜的作品很多地方失实；在历史、语言学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充满谬误。佛瑞纳指出了许多细节的不实之处，认为那都是福楼拜对事实的臆造或歪曲，而福楼拜则非常详尽地列出论据，证实了这些细节的真实性。虽然，他们争论的这些，只有专家才能证明它们是否属实，但我们不难看出福楼拜有多么在意他自己的名声。也许大多数读者以及以历史虚构小说的作者们认为，文学创作中对于史实的忽视，根本算不了什么，比如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的孩子——但很明显，福楼拜却不这么认为。

在与佛瑞纳及其他评论家的争执中，福楼拜一直坚持声明，在这本书中，无论哪一处，他都可以找出相对应的文献资料来。人们没有必要像一个专家那样，去质疑它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也并不总是绝对的：福楼拜承认，他大量地参考了《圣经》，因为闪语族（犹太人）与另外一个族群（迦太基人）非常相像。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但关键在于，福楼拜坚定地认为，历史小说应该尽最大可能与史实相符。这一点使他决然地与浪漫主义传统分裂。阿尔贝·蒂博代，作为那个时代研究福楼拜的最好的批评家之一，用两句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萨朗波：“这部作品的史学价值为零……它准确地勾勒了迦太基。”

对于福楼拜而言，是否保持事实的精确性，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点缀，他试图对历史进行再创造，要求在知识和艺术上，都能达到最高的水准。

圣伯夫批评引起了更广泛的兴趣，这从福楼拜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以下的三个例子，都可以作为证明。圣伯夫将《萨朗

波》比成夏多布里昂的《殉道者》，对此，福楼拜并没有毫无理性地进行反驳，他说他采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从一开始，他（夏多布里昂）的观点就非常理想化。他想象的都是那些‘典型的’殉道者。而我，则通过将古典故事与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相结合来表达这种想象，我试图做到简单朴素……是的，简单朴素，而不是不加修饰。”

接下来，就是人们对他的女主人公的批评，圣伯夫将她与包法利夫人作比较。“多重错杂的情感左右着包法利夫人；相反，萨朗波却只沉迷于一袭妄念之中，无法自拔。她为这个想法而着魔，与圣泰蕾沙一样。”福楼拜对此的解释是，实际上根本无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位东方女人的内心。虽然作了这样的解释，但他也清楚存在弱点，在信的结尾，他坦承“这具雕像的基座太大，单就这位女主人公，仍需再来一百多个篇幅来详述。”

最后一点，福楼拜对此并没有什么辩解，很显然这都是真的。“我们所讲述的，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坦白而言，亲爱的老师，‘对于虐恋的想象’，我觉得有点扭曲。”福楼拜长期对萨德怀有强烈的兴趣，他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也无可否认。

这三点——现实主义、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性虐待——显然比下面的这些问题更重要：在阿米尔卡时代的迦太基，是否已经有渡槽了呢（其实并没有），在突尼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将军是否叫阿农（其实他叫汉尼拔）。福楼拜对于针对他的批评所进行的回击，并未将人们的注意力有所转移。其实，他的长处与弱点相隔不远。

福楼拜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源于波里比阿的《通史》。这位希腊战士、政治家，与普里比阿·西庇阿私交甚好。这位将军在公元前146年包围并烧毁了迦太基，他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过程，留下了关于迦太基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因波里比阿被流放，他成为罗马的一位仰慕者，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在描述公元前241—238年的雇佣军战争时，他尤为强调双方的交战：一方是有组织的国家，一方是无政府的不同种族聚合而成的野蛮

群众，他们对上帝和人类毫无敬畏之心。波里比阿称之为“无休止的战争”，并且明确强调，迦太基人即将失去他们的自由和国土。这样，从这些早期的参考资料中，福楼拜获得了基本的政治要点。叙述中很多令人惊讶的细节、人名、事件、话语，都直接来源于这位希腊人的记述。

迦太基的两位互为对手的统帅阿米尔卡和阿农，雇佣军的领导，逃跑的奴隶斯庞迪斯，利比亚的马托，充满野心的努米地亚王子纳尔阿瓦（阿米尔卡曾许诺将他的女儿嫁给他，只要他在战争中从始至终都保持忠诚），真诚而受欢迎的吉斯科，所有的这些，波里比阿都一一介绍过。在西卡发生的那一事件，阿农在于迪克的溃败，阿米尔卡的回忆以及他在马卡尔的胜利（通过观察风势选择穿越的时间和地点，劝说摇摆不定的野蛮人继续战斗的假情报，他们对吉斯科和其他狱卒们残忍的杀害，迦太基的包围，阿米尔卡将野蛮人诱感到峡谷的阴谋，他们的食肉主义，十个特使的派遣，之后在突尼斯被钉死，为报复反击，他们将迦太基的将军和其他的三十个同伴也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最终穿越迦太基城的大游行，马托被俘后，在敌人手中遭受的“各种各样的折磨”：上述这一切，在波里比阿的叙述中，也大致如此。一方面，至少就事件的残忍性而言，历史事实本身已超越小说；在波里比阿所叙述的故事中，当野蛮人发现斯庞迪斯在十字架上时，他们把他弄下来，将他放在同样的十字架上钉死。当然，在这些历史事件发生过后的一百年，波里比阿所言难免有些谬误，但这一点应另当别论。强烈的故事性，叙述的连贯性，交战双方之残酷的描写，所涉及的政治话题，在这些方面，波里比阿的记述充分地证实了福楼拜笔下故事的历史精确性以及它的现实主义精神。

对于战争和进攻的细致描写，也许单调重复，但事实正是如此。福楼拜再一次从其他的古代作家那里汲取了充分的养料。在叙述和描写上，《萨朗波》有十个很棒的章节是以波里比阿所提供的框架为基础的，同时又从其他史料中提取资源，将其充盈。这一点，福楼拜也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一并列举出来。

问题是，剩下的那些缺少或者没有直接历史根据的内容，是否在艺术性上能够成功地与其他部分连贯一致呢？

其中包含以下的章节：萨朗波，月神，蛇，帐篷中，莫洛克以及阿农被分尸的记述以及其他（如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关于萨朗波对马托所产生过影响的那些章节。简而言之，这些部分的笔墨着力于战场之外的性与暴力的描写，他为军事斗争提供了一个个人化的视角。但这些章节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们并非是对马托的行为动机添枝加叶，而是令其变得复杂多样起来。

对于阿米尔卡的女儿作为主人公的介绍，引起了接下来一系列的在叙述甚至风格上的矛盾，结果整个故事的叙述重心发生了转换。

萨朗波，就如福楼拜所言，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角色，但是一写到月神——她所敬仰的女神时，她就被反复描写。最后一章中，她成为迦太基精神的化身。这四个描写萨朗波的章节，对于波里比阿来说是陌生的，宗教精神主导了这几部分，而这也是萨朗波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福楼拜对马托这个人物的处理，除了史料所记载外，他领导雇佣军哗变其实并无其他动因。与萨朗波一见钟情后，他成为另一个求婚者纳尔阿瓦的竞争对手，但是这场爱情的竞争，完全是福楼拜为了小说的艺术性而创造出来的，在整个故事中仅占一小部分。斯庞迪斯，小说中唯一被细致描写的一位野蛮人，虽然他并非故意所为，但神衣的失窃以及这项亵渎神灵的行为所引起的一系列的事件都与他相关，尽管他并未把马托的痴心妄想真的当回事。最主要的转变是要使马托代表莫洛克，从而对抗萨朗波的月神，之后将个人间的争斗与迦太基内部的斗争联系起来。从介绍萨朗波一月神，到关于莫洛克可怕的章节，再到最后一页的最终牺牲，叙述的链条一直持续下去。在其他小说中，也许可以称之为爱的驱使，但是这里的爱却与宗教绑在一起。在故事的结尾，个人的内心则完全屈服于集体的仪式和象征，但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幻想的放纵通过诉诸宗教仪式和象征的解

释，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合理了一些。

这也是圣伯夫的批评留给读者的重担，每个读者必须自己从中作出判断。

现代考古学发现，大量烧焦的儿童尸骨被放置在特制的骨灰缸中，确凿地证实了当时的祭婴事实。现在我们知道，在迦太基失陷后，这种行为依然在其他地中海地区延续。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证实了迦太基这个种族的残酷，对月神的膜拜在那儿是与对巴尔的膜拜联系在一起的。细节上的问题先不说，在描写迦太基人的生活时，很有可能，福楼拜所写的都是与事实非常吻合的，但是，就如他自己在给圣伯夫的信中所承认的那样，他不得不接受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不得不将其写下来。对此，他感到懊悔。无疑，看上去，在波里比阿的基础上，福楼拜添加了那些关于性、暴力以及宗教的元素。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认为这些都是有特殊重要性的。

对寺庙如梦般的袭击，窃走神衣，萨朗波仪式般地投向敌人之怀，马托在帐篷内向她许下的神话般的诺言，短暂邂逅后的一见倾心，福楼拜通过如此地描写与读者进行交流，个中的心理世界正如人物的性格那般模糊而神秘。同样，如果他选择完全描写迦太基与雇佣军的战争，那只能说明他中意书写残酷与暴力。可憎的巴尔教派（我们现在知道，莫洛克并非是指上帝，而是指实际的牺牲）体现了人类的残忍制度化的一面，这导致的结果是，战士们将犯人在十字架上钉死，实际上那都是他们自己的将军，他们钉死犯人就如农民钉死狮子那样简单容易。福楼拜孜孜不倦地描写着阿米尔卡的检阅时，那血淋淋的残酷的狂欢，用令人恶心的细节描述阿农的疾病以及草原上被吞噬的狮子。他对此的回应无法掩饰他对残酷的津津乐道。不仅对这场战争的残酷，而且从一般意义而言，他对野蛮残暴，自有自己的观点主张。

虽然这些被评论家认为是小说的不足之处，但实际上是作者有意而为之。藉此，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个人色彩以及它与福楼拜其他小说的联系。暴力的行为，狂乱的暴动，这

些描写占了全书的大部分，很多批评家还注意到，那些关于雕塑、建筑，尤其是奇珍异石的比喻，极为频繁地出现，很奇怪，这给人一种单调呆板、死气沉沉之感。无论是人民、村庄、城镇还是战争武器，全都大规模地淹没于毁灭的汪洋之中，毫无意义。例如，巨大的围攻机器，重型投石机，时间与人力资源，顷刻间就毁于一旦。同样，父母们疯狂地想将他们的孩子，他们对未来的渴望，统统交付于贪得无厌的莫洛克，结果却被吞噬。一切都在损耗，一切都是徒劳。马托对于萨朗波无望的思慕，萨朗波对性的渴望换来的只是更大的沮丧，大量战俘被杀，战场上徒劳的勇猛。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福楼拜都试图表达，人类的努力和野心是那么徒劳而虚无。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福楼拜与波里比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后者对于法规秩序的尊重占据了叙述的全部。

维克多·包伯特在他的《福楼拜的小说》一书中写道：“《萨朗波》更是一部关于毁灭的作品，而非仅仅讲述死亡。”谈到山路上的狮子，他认为“这种暴力与单调乏味的结合，是《萨朗波》中的主要基调”。这种基调在这本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的原因在于，他所描述的这种文明以及这座城市的毁于一旦，无法回忆，更无进步的希望去赎回那已经消散了的记忆。

贪婪与残暴，财富和仪式，为它披上了活力的外衣，但是，最后的分析认为，如果不是一场暴力的死亡预示了结尾，迦太基人和他们的对手注定要走向无情的衰败。《萨朗波》不仅是对活生生的过去的再创造，同时又是对逝去一切的挖掘。在这一点上，很显然，从《包法利夫人》再到《布法尔和白居谢》，作者一直没有走出对虚荣进行训诫的框框，读者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人们应该像阅读其他虚构作品一样来欣赏《萨朗波》。无论真实与否，它对城堡中群体生活的生动描绘，粗犷浩瀚的北非大地，变幻莫测的大漠景色，兀然而现的绿洲，这些令人仿佛身临其境。无论人们对萨朗波和她的情人心存何种疑惑，但不

可否认，作者非常成功地刻画了很多角色，如令人厌恶的阿农，狡猾的斯庞迪斯，阿米尔卡，强硬的军队统帅，非人的奴隶主，商人，对儿子（而非女儿）溺爱的父亲。

现代的读者们对于性与暴力都算是内行，但是，即使是最麻木的读者，也能从中看出，福楼拜在作品中的那些想象是多么老套。对于《圣经》和经典著作的忽略，可能会妨碍它被人们认可，但是同样，文中大量的细枝末节以及所参考的珍贵资料，至少消除了它的不可信性。

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史诗般的力量，已经被众多评论家们所点评，战争中一幕幕场景，整个战斗的重要性，全部以史诗的模式打造出来。它的风格，不时让人想起史诗的形式，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它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赞颂，而是它的壮丽浩瀚，那激动人心的战争，无比浩大的战争规模，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切令《萨朗波》在法国小说中独树一帜。如果福楼拜认为，在他回归另一部现代小说《情感教育》之前，不得不走出他已有的框框，就如《包法利夫人》所表现的那样，他依然是博闻强识的。

A.J.克莱尔什默 (A.J.Krailsheimer)

田小丹 译

前记

居斯塔夫·福楼拜于1821年12月12日生于法国鲁昂的市立医院，他的父亲是这个医院的外科主任，香槟省人，他的母亲是诺曼底人。家里有三个子女：长子阿希尔生于1813年，同居斯塔夫不甚相投，1846年父亲死亡时继承了父亲在医院的的部分遗产；次子就是居斯塔夫；三女卡罗莉娜生于1824年，是居斯塔夫儿时的游戏伴侣和知心人，居斯塔夫成年以后一直同她通信。福楼拜的童年是幸福的。他很崇拜他的父亲，在《包法利夫人》里他曾经对父亲作过赞美的描绘；他也热爱他的母亲，从来不愿意离开她。1846年初，他的父亲和妹妹相继死亡，对福楼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造成福楼拜以后对人生悲观失望的原因之一。

福楼拜很早就热爱文学，极度崇拜当时的浪漫主义大师。1834年他进入鲁昂皇家中学读书，学业成绩优异，1840年十八岁时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在这段时期中，福楼拜受雨果和大仲马的影响，写了不少历史小说和剧本，内容多数是一些暴行，如暗杀、强奸、乱伦等等，人物怪异，场面恐怖。后来，福楼拜从历史小说转到研究历史哲学，思考人类的命运，在巴尔扎克和拜伦的影响下，写了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十几篇小说。其中的《十一月》，是福楼拜青年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小说描写一个被情欲滋扰得发狂的青年，到处去寻找爱情。他找到一个妓女玛丽，玛丽告诉他情欲是无法满足的，她自己也在追寻爱情，始终没有找到，青年于是绝望忧郁而死。小说的主人公实则是福楼拜的化身，青年之死在福楼拜的心目中，象征着浪漫派作家们憧憬的自由、正义、幸福和爱情，在人生的考验中证实的

只是梦想。“这部作品结束了我的青年时代”，福楼拜写信给友人说。

1841年，福楼拜遵从家庭的意愿，到巴黎来学法律。1842年到1845年，是福楼拜一生中的“黑暗时代”，福楼拜不仅在精神上对社会感到不满，对人生感到绝望，在肉体上还害了癫痫病、神经官能症等。1844年一月一次神经官能症的大发作使他不得不永远停止学业。等到父亲死后，他突然抛弃一切，偕同母亲住到鲁昂附近克鲁瓦塞的一座独立楼房里。他在那里埋头写作，只在1849年到东方旅行过一次，他有时到巴黎作短期逗留，探望他的挚友戈蒂埃、乔治桑、屠格涅夫、龚古尔兄弟和勒南。这座楼房位于塞纳河畔，环境十分安静，有一个植满了槲子花的阳台，眼前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福楼拜就在这里终其一生。他用孜孜不倦的劳动，在这里构思和写作了十来本书，其中有四部是不朽的杰作：《包法利夫人》（1857）、《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

福楼拜为人坦率、热情，对朋友极度忠诚，喜欢开玩笑，但从来不恶语伤人。他最憎恨的是资产阶级，他认为资产阶级目光短浅，一心一意追求物质利益，极力往上爬，是最卑鄙的。他最爱的是艺术，他认为信仰可以崩溃，哲学理论可以更迭，只有艺术是永存的。艺术可以创造艺术品，艺术品的美是超越时代的，受到普遍理解的，永垂不朽的。同艺术相比，百万富翁、高官厚禄算得了什么？为了艺术，一个人离群索居，把生命消耗在推敲完美的字句上是值得的。福楼拜就是这样做的，他躲在克鲁瓦塞的楼房里，花了六年时间去琢磨《包法利夫人》，五年时间去创作《萨朗波》，照他自己所说，他“每天工作七小时，五天才写成一页，一个月只写好二十页”。除了自己写作，他还用尽全力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使莫泊桑终于成为名作家。1876年好友乔治桑去世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再过四年，福楼拜五十九岁时，“疲乏到了骨髓里”，脑出血中风而死。

《包法利夫人》出版以后不久，福楼拜宣称：“对丑恶的事物和肮脏的环境感到万分厌倦……也许我要花几年工夫生活在

一部光辉壮丽的小说里，而且远离现代世界……”这部小说，就是《萨朗波》。

《萨朗波》是一部历史小说。时代背景是公元前三世纪时罗马和迦太基进行激烈斗争时期，地点在迦太基。迦太基是当时北非沿岸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原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据说在公元前八百年建成，到公元前146年被罗马毁灭。小说描写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被罗马打败，要担负巨额赔款，统治阶级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以致国库空虚，积欠雇佣军的军饷无法支付。雇佣军在利比亚人马托的带领下举行哗变，包围了迦太基城。马托爱上了迦太基统帅阿米尔卡的女儿萨朗波，在希腊奴隶斯庞迪斯的引导下潜入迦太基城，盗走了保佑迦太基城的神衣。这件神衣恰恰是由萨朗波负责守护的。阿米尔卡回师解救迦太基城，初战失利，亏得萨朗波只身走进马托的营盘，取回神衣，才扭转了战争局势。阿米尔卡用计包围了起义军，又用分化瓦解、收买叛徒的办法对起义军逐个击破，彻底消灭。马托被俘，被残忍地处死，萨朗波的眼光同马托的眼光相遇以后，如受雷击一般，也倒地死去。

福楼拜创作方法的特点首先表现在真实性，他认为艺术应该再现客观的真实，真同美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两种标准，真必然美，美必须真。他同巴尔扎克一样，相信环境对人的影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只有典型环境才能产生典型性格，因此他十分注意物质环境和细节的真实，他重视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注意刻画人物的外貌特征，以期表现完整的人物典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创作历史小说时同创作现代小说一样，使用了同样严谨的方法：对客观现实作精密的观察，参考大量有关资料。他在创作《萨朗波》时，于1858年特意到北非迦太基旧址去旅行，寻访遗迹，参观布匿的艺术废墟，凭吊当时事件发生的旧址，查阅古代和现代的大量书籍、资料，调查了相同或近似的文化样式，并做了大量笔记。然而他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考古学者，他不满足于这些丰富的资料，他还要在古今历史中对各种人进行心理和生理特征的探索，以创作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性格。他要把作品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不能把萨朗波写成一个生活在迦太基的现代修女。他的环境描写也不是独立成章的，而是同人物塑造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创作方法，应该说是现实主义的。

福楼拜创作方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客观性，他不赞成雨果和巴尔扎克在小说中由作者出面大发议论的办法，他认为艺术是长存的，而艺术家的“我”是短暂的、相对的。艺术只能表达客观事物固有的美，因此不能让“我”掺杂在艺术品里面。他认为小说应该是客观的，无个性的，不讲情面的；小说里的人物应该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去思想、行动和找到自己的归宿。他写信给乔治桑说：“我不相信小说家应该对这世界上的事物发表议论……我只限于把我看见的事物照原样揭露，把我认为是真实的表达出来。至于后果如何，我就顾不得了……我不想流露爱和恨，怜悯和愤怒……”因此，小说将是人类灵魂的一面镜子，人生的一幅图画，纯粹是客观的。福楼拜又说：“作家在作品中应该像上帝在宇宙中一样，到处存在，又无处可见。”（1852年3月18日给路易丝·柯勒的信）作者从作品中隐没的目的是使读者产生完全真实的感觉。这种创作方法的客观性，为现代派小说家所袭用，使福楼拜成为现代小说的始祖。他的“凡是真的都美”的理论，等于主张把生活不加选择地搬到文学作品里去，又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福楼拜创作方法的第三个特点是语言的精确、简洁和优美。他自己说：“形式和思想是同一件东西，我不知道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思想越美，句子越铿锵……思想准确，语言就准确。”他认为理想的风格是“像诗一般有节律，像科学语言一样精确”。因此他着力于锤炼语言和句子，时常为了选择一个适当的词而累出一身汗；他在原稿上删改又删改，尽力做到尽善尽美。他认为形式的美不仅表现在词和句上，也表现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上，因此他极端重视写作计划，他的所有小说都由一幕幕场景构成，然后用一根主线把所有场景联结起来；各个场景经常反复重写，越写越详细。有时他故意放慢场景的镜头，以

便更好地刻画人物；又用分析、特写、对话等方法，使人物栩栩如生。这种强调形式美的观点，为后来的唯美主义开了先河。

此外，由于福楼拜青年时代受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特别喜欢描写激动人心的伟大场面。由此可见，福楼拜同诸多伟大作家一样，在创作方法上包含多种艺术观点，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现实主义。

《萨朗波》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准确地反映了奴隶社会奴隶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雇佣军其实是全体奴隶主共有的半自由奴隶，他们除了具有在沙场战死的自由以外没有别的自由，他们是奴隶主的战争工具，同大炮或投枪没有什么差别。迦太基是一个商业国家，奴隶主有的是钱，可以收买贱民为他们扩充领土，劫掠财富。因此雇佣军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奴隶同奴隶主之间的斗争。福楼拜起先把书名题为《迦太基》，又题为《雇佣军》，可见作者的重点原来不在萨朗波身上，主要是再现雇佣军的起义。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历史上确曾有过雇佣军的叛乱，马托和阿米尔卡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作者根据这段史实，运用现实主义手法，经过艺术加工，写成这部史诗般的小说，并没有受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影响，颠倒历史，把雇佣军写成乱臣贼子，而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描绘了对立阶级间的尖锐的斗争。在小说中可以看到，统治者养尊处优，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美宅华屋，而受他们压榨的贱民和奴隶则衣不蔽体，吃不饱，住不暖，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雇佣军一起义，四方百姓就扶老携幼，抛弃家室，前来投奔义军。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对迦太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是迦太基衰落的转折点。以后虽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一度得手，但终于失败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就被罗马消灭。小说抓住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写出了起义对迦太基命运的影响，可以说是反映出了事物的本质。书出版后资产阶级批评家谴责福楼拜不忠于史实，正可反证福楼拜不受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影响，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根据现实主义